

优填王旃檀瑞像流布中国考

尚永琪

释迦牟尼佛瑞像的制作与流传是一个介于传说与史实之间的“历史事项”，在僧史文献中，“瑞像”作为佛像中一种非常特别的造像样式，其源头是“优填王旃檀瑞像”，即完全按照释迦牟尼佛成道后在忉利天为其母摩耶夫人说法时的形象雕刻的“真容像”。目前可见宋代以后的文献，一致认为中国传世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是由鸠摩罗什从龟兹带到中原来的。^① 鸠摩罗什从龟兹带“优填王旃檀瑞像”到中原的说法，在中国以至东亚学术界、僧俗两界都有深远影响。然而，宋代以前的文献记载却表明，中国传世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是梁武帝天监年间由扶南进贡而来。到底孰是孰非，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作为“众像之始”的“优填王旃檀瑞像”

关于“优填王旃檀瑞像”，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从图像资料和发掘出土的文物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同佛教文献关于此造像的记载在发展序列上完全相反。^② 据马歇尔研究，佛教艺术的发展是从佛陀象征性图像到佛陀事迹故事画，最后才发展到出现佛陀偶像。^③ 就是说，佛陀偶像的出现处于佛教美术发展的最后一个序列位置，是在 1—3 世纪才出现的。在此之前的佛教美术作品中，要表现佛陀的地方，都用佛足印、法轮、菩提树、墓塔或空出来的宝座来象征。^④ 佛是不能被表现、描绘的，这是早期印度派佛教艺术家遵守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创作金律”。因而，目前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所公认的观点是，最早在公元 1 世纪的犍陀罗或秣菟罗才出现佛的造像。^⑤

然而，从早期的阿含部经典到中国历代的僧史文献，都主张释迦牟尼在世时就开始制作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是最早的佛像，是佛教造像的“众像之始”。

《增一阿含经》卷 28 有释提桓因请佛升 33 天说法，优填王以牛头旃檀请巧匠制释迦瑞像的

① 释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下三《释僧像篇》，《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0 册《律疏部全 经疏部一》，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年，第 397c 页。

② 宫治昭：《宇宙主释迦佛——印度·中亚·中国》，《吐峪沟石窟壁画与禅观》，贺小萍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39 页。

③ 约翰·马歇尔：《犍陀罗佛教艺术》，王冀青译，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8 页。

④ 当然，在迟至 3 世纪的石刻作品中，仍然有复古性质的此类石雕，如塔克西拉就出土有用佛的脚印代表佛陀本人的作品。（参见约翰·马歇尔：《塔克西拉》第 2 卷，秦立彦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011 页）

⑤ 高田修：《仏像の誕生》，東京：岩波書店，1987 年，第 102—110 頁。

记载:

是时,波斯匿王、优填王至阿难所,问阿难曰:“如来今日竟为所在?”阿难报曰:“大王,我亦不知如来所在。”是时,二王思睹如来,遂得苦患。尔时,群臣至优填王所……群臣白王云:“何以愁忧成患?”其王报曰:“由不见如来故也。设我不见如来者,便当命终。”是时,群臣便作是念:“当以何方便,使优填王不令命终,我等宜作如来形像。”是时,群臣白王言:“我等欲作形像,亦可恭敬承事作礼。”是时,王闻此语已,欢喜踊跃……优填王即以牛头旃檀作如来形像高五尺……波斯匿王闻优填王作如来形像高五尺而供养。是时,波斯匿王复召国中巧匠,而告之曰:“我今欲造如来形像,汝等当时办之。”……波斯匿王纯以紫磨金作如来像高五尺。尔时,阎浮里内始有此二如来形像。^①

按《增一阿含经》的观点,佛陀的旃檀像、紫磨金像之最早制作发生在释迦牟尼在世时期,释迦牟尼到忉利天为其母摩耶夫人说法,波斯匿王、优填王因思睹如来而产生为如来造像的念头,因而,优填王用牛头旃檀、波斯匿王以紫磨金分别制作了五尺高的如来瑞像,^②自此之后,阎浮世界才有了这最早的两尊如来雕像。关于旃檀瑞像之产生,《外国记》^③又有这样的说法:

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经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见佛,刻牛头旃檀作如来像,置佛座处。佛后还入精舍,像出迎佛,佛言:“还坐。吾般涅槃后,可为四部众作诸法式。”像即还坐。此像是众像之始。^④

此处说波斯匿王造旃檀佛像为佛教“众像之始”,而其他文献都认为最早的牛头旃檀瑞像是优填王所造。因而,将“优填王旃檀瑞像”或“波斯匿王金像”作为佛教造像之始的说法,是历代僧史文献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梁代高僧慧皎在《高僧传》中述及造像的历史时,将佛教造像的发展序列说得更为清晰明白,他说:

昔优填初刻旃檀,波斯始铸金质,皆现写真容,工图妙相……自收迹河边闍维林外,八王请分,还国起塔及瓶灰二所,于是十刹兴焉……尔后百有余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坏撤诸塔,分取舍利……是后八万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诸女亦次发净心,并镌石镏金,图写神状,至能浮江泛海,影化东川,虽复灵迹潜通而未彰视听。及蔡愔、秦景自西域还至,始传画释迦,于是凉台、寿陵,并图其相。自兹厥后,形像塔庙,与时竞列。洎于大梁,遗光粤盛。^⑤

慧皎根据佛经和僧史典籍列出的佛教美术发展序列是:释迦牟尼在世时优填王、波斯匿王分别制作了旃檀和金瑞像,随后才是释迦涅槃、八王分舍利、阿育王造塔、阿育王女图写佛容、佛

① 《增一阿含经》卷2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册《阿含部下》,第705c—796a页。

② 这段记载被认为是后世插入阿含部经典中的古代传记。但在印度佛教中的确有那样的记载,如在5世纪初法显的《法显传》及7世纪上半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5、卷6中都记录了有关优填王和波斯匿王造像的故事,可见这个传说产生很早。(参见法显:《法显传校注》卷1《拘萨罗国舍卫城》,章巽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1页;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羨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68—469、489页;百濟康義:《〈旃檀瑞像中國渡來記〉のウイグル訳とチベット訳》,森安孝夫:《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論叢》,京都:朋友書店,2004年,第70—74頁)

③ 释道世《诸经要集》卷8所引《外国记》一书,不知何人所撰。(参见岑仲勉:《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中外史地考证》(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10—318页;尚永琪:《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04—210页)

④ 释道世:《诸经要集》卷8《兴福部第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事汇部下 外缘部全》,第76a、76b页。

⑤ 慧皎:《高僧传》卷13《兴福第八·论》,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95—496页。

像东来等。美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个佛在世时就有“优填王旃檀瑞像”的说法，至少目前没有考古学或美术史实物加以支持，但是僧史文献中何以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发展序列记载？这应该是一种有意的安排，旨在突破早期印度佛教艺术中不许表现佛陀形象这个“创造金律”而制造的一种造像理论。没有这个安排，佛教发展中“造像崇拜”的需要就无法得到一个合法的立足基础。

可以确认，在佛教文献中不论是言及“波斯匿王旃檀佛像”、“波斯匿王紫磨金像”还是“优填王旃檀瑞像”，都同“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联系起来，以此为“造佛像”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是早期佛教美术中相当流行的一个题材，^①“优填王旃檀瑞像”的制作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最常见的故事或美术题材作为切入点，从而为“如来欲生人渴望”及生人“思睹如来”这两方面的“需求”找到恰当展现的场景，由此也为“造佛像”找到合适的发生场景和理由。此后，佛教史家或经典理论家又安排“优填王造像”腾空迎接说法下天的传说，从而使“优填王造像”摆脱仅仅作“偶”的形象，成为一个有灵验的神像，并得到释迦牟尼佛的认可，使得释迦牟尼佛许下“吾般涅槃后，可为四部众作诸法式”的允诺，这就为“优填王旃檀瑞像”的产生与流传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佛不可以被表现”的旧例从此被打破，佛教的“像教”性质由此彰显。

二、流传中国的三尊“优填王旃檀瑞像”

在汉文佛史文献中，“优填王旃檀瑞像”是一个特定概念，它指的是佛经所载的优填王以“牛头旃檀”这种特殊材质制造的释迦为其母说法的像或后世其他木材质的仿制像，至迟自梁武帝时代开始就作为皇家代际传递的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灵异佛像而存在。在传世作品中，日本京都清凉寺的樱桃木旃檀瑞像是其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传世样本，^②至于后世其他材质如金、铜或石质的衣纹与之相像的出水像等同类造像，^③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不宜笼统地都称之为“优填王旃檀瑞像”。由此，本文所讨论的只是历代朝廷供奉的“优填王旃檀瑞像”，而非其他。^④这种特指的由历代朝廷供奉传承的“优填王旃檀瑞像”，主要通过三种不同途径来华：一是鸠摩罗什带来的龟兹旃檀瑞像，二是南朝宋孝武帝征扶南所得旃檀瑞像，三是梁武帝遣使求取的瑞像。^⑤

① 如现藏于巴基斯坦斯瓦特博物馆的此类题材作品就非常典型，图版可参见默罕默德·瓦利乌拉·汗：《犍陀罗》，陆水林译，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年，第95页，图8—6。

② 金申：《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8页。

③ 出水像与秣菟罗早期佛立像有密切承继关系，参见Ananda K. Coomaraswamy, “The Origin of the Buddha Image,” *The Art Bulletin*, vol. 9, no. 4 (Jun. 1927), pp. 290-292; Dennise Patry Leidy, *The Art of Buddhism: An Introduction to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2008, p. 49, Figure 2. 13.

④ 如玄奘自天竺归国，所带佛像有“拟侨赏弥国出爱王思慕如来刻檀写真像刻檀佛像一躯”；在龙门石窟，有70余尊高约100厘米的优填王造像。这些后期传入的优填王造像，由于影响有限，且与本文讨论问题无密切关系，本文不再涉及。（参见慧立、彦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6—127页；张乃翥：《龙门石窟与西域文明》，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8页。龙门石窟旃檀瑞像造型，可参见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石窟·龙门石窟2》，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2年，图版50）

⑤ “优填王旃檀瑞像”自传入后就仿制颇多，参见金申：《汉藏佛教中的旃檀瑞像》，《文物春秋》2005年第4期。

(一) 鸠摩罗什由龟兹带来的檀像

建元二十一年(385)三月,远征龟兹的后秦大将吕光带着骏马万余匹,满载战利品踏上回归中原的路程。吕光此次回归中原,史载其“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①在这些数量惊人的掠夺自龟兹的奇珍异宝中,应该也包括佛教的珍品。尤其是鸠摩罗什被吕光挟掳东归,如此庞大的运宝队伍,能带上旃檀瑞像自是情在理中。在僧祐《出三藏记集》和慧皎《高僧传》中,对鸠摩罗什带来龟兹檀像的事没有记载,最早的记载来自唐人撰著的《续高僧传》卷24《释慧乘传》:“(隋大业)十二年,于东都图写龟兹国檀像,举高丈六,即是后秦罗什所负来者,屡感祲瑞,故用传持。今在洛州净土寺。”^②

大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续高僧传》的时候,此檀像尚在洛阳的净土寺,是举高丈六的大佛像。道宣仅仅是简单地提到有这样一尊像在洛阳,但是,自此之后关于鸠摩罗什负来东土的这尊“优填王旃檀瑞像”的驻留地的记载,却歧说纷呈,无法将其传承脉络前后衔接在一起。

此像的流传脉络,较早的记载来自后周显德五年(958)金陵长先精舍僧人楚南的《优填王所造旃檀释迦瑞像历记》:“夫旃檀佛者,即释迦牟尼佛真容也……后鸠摩罗炎法师,背负其像,来自中天。昼即僧负像,夜乃像负僧。远涉艰难,无劳险阻。至于龟兹国,缘师有儿,王纳为驸马,而有遗体子,即鸠摩罗什也。后秦主苻坚,拜吕光为将,讨获西域,破龟兹国,夺像并师罗什,同归东土。后至隋炀帝驾幸扬州,迁于开元寺,建阁供养。”^③

按这个后起于五代时期的说法,鸠摩罗什随吕光而带到中原的“旃檀瑞像”,是其父天竺人鸠摩罗炎先带到龟兹,然后在龟兹停留很多年后,才由鸠摩罗什带到中原。那么此像可以归结为北传佛像。

需要注意的是,楚南的这份记载,虽然名之曰《优填王所造旃檀释迦瑞像历记》,但是对于此像的流传脉络却记得非常模糊,仅仅涉及三个流传地点:龟兹、东土、扬州开元寺。鸠摩罗什本人未曾到过江南,那么这尊“优填王旃檀瑞像”是如何到达扬州的?按楚南本文的意思,似乎是隋炀帝将此像迁到了扬州开元寺。

在北宋僧人元照所撰《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下三《释僧像篇》中,这尊佛像的流传脉络不但更为详细,而且还提出“宋武帝南迁佛像”的说法:

时优填王思念如来,命目连引三十二匠往彼天中,以旃檀木各图一相。如是至三,方得圆足……鸠摩罗炎从西天负像欲来此方(指中国),路经四国皆被留本图写。至龟兹,国王抑令返道,以妹妻之。后生罗什,赍至姚秦。后南宋孝武破秦,躬迎此像还于江左止龙光寺(故号龙光瑞像)。至隋朝于扬州置长乐寺。^④

按照僧人元照的记载,鸠摩罗什带来的这个佛像后来被南朝宋孝武帝迎取到江南龙光寺,^⑤到隋

①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56页。

②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4《释慧乘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史传部二》,第633c页。

③ 高楠顺次郎:《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4册,京都清凉寺藏本,东京:共同印刷株式会社,1931年,第309页。

④ 释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下三《释僧像篇》,《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0册《律疏部全 经疏部一》,第397c页。

⑤ 龙光寺“优填王旃檀瑞像”由鸠摩罗什负来说的文献源头是龙光寺壁画题记,北宋僧人元照的记载就取材于此,他说:“(瑞像)今在帝京,此据龙光壁记所载,若《感通传》天神云非罗什将来,未详孰是。”由此可知元照虽然详细记录了鸠摩罗什负来瑞像的流传脉络,但是对于此像究竟是罗什负来还是别有途径而至,也是存疑的。(参见释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下三《释僧像篇》,《大正新修大

代才被移置扬州长乐寺，也就是楚南文本中所说的“开元寺”。

（二）南朝宋孝武帝南征所获扶南旃檀像

然而，关于宋孝武帝迎取的“优填王像”，唐代僧人释道宣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于楚南与元照的说法。按道宣的记载，龙光寺所供奉的旃檀瑞像，并不是鸠摩罗什从西域带来的，而是来自南传系统。此像是南朝宋孝武帝时期南征扶南所获，释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云：

又问：“江表龙光瑞像，人传罗什将来，有言扶南所得，如何为定？”答曰：“此非罗什所得，斯乃宋孝武帝征扶南获之。昔佛灭后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罗汉优婆质那，以神力加工匠，后三百年中，凿大石山，安置佛窟，从上至下，凡有五重，高三百余尺。请弥勒菩萨指挥，作檀室处之。《玄奘师传》云百余尺；《圣迹记》云高八丈。足趺八尺，六斋日常放光明。其初作时，罗汉将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头牛头旃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铜像。凡夫今见止在下重，上四重闭。石窟映彻，见人脏腑。第六百年，有佛奈遮阿罗汉，生已母亡。后生扶南国，念母重恩，从上重中，取小檀像，令母供养。母终，生扬州，出家，住新兴寺，获得三果。宋孝武征扶南，获此像来都，亦是罗汉神力。母今见在，时往罗浮天台西方诸处。昔法盛、昙无竭者，再往西方，有传五卷，略述此缘。何忽云罗什法师背负而来耶？”

这段文献至少带给我们三点清晰的认识：（1）对于龙光寺旃檀瑞像的来源，唐代僧界流行鸠摩罗什带来这一说法，所以道宣在此处才以问答的形式对这一问题进行辨析，指出此像是南朝宋孝武帝南征扶南时带回来的；（2）龙光寺的这尊檀像是取自天竺大石山佛窟中的“小檀像”，同鸠摩罗什带到中原的“举高丈六”的大佛像至少在文献记载的尺度上有很大差别；（3）按道宣的说法，关于这尊扶南国“小檀像”的流传脉络是由北天竺到扶南然后再到江南建康，这在法盛、昙无竭所撰的5卷西行游记中有详细记载。

综上，唐初曾被供养在龙光寺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是南朝宋孝武帝南征扶南所获，其流传路线是从天竺传到扶南，然后由孝武帝带到建康，是一尊南传佛像。然而，查诸正史并无宋孝武帝征扶南的记载，由此可以断定，此“龙光瑞像”的来历是比较模糊的，至少“龙光瑞像”由宋武帝南征扶南所获这个说法没有史实凭据。

（三）梁武帝天监年间来自扶南的天竺旃檀瑞像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9《唐扬州长乐寺释住力》云：“初梁武得优填王像，神瑞难纪，在丹阳之龙光寺。及陈国亡，道场焚毁。力乃奉接尊仪及王谥所得定光像者，并延长乐，身心供养。”^①按这条记载，龙光寺的优填王像并不是鸠摩罗什带到中原来的，而是梁武帝所得，后安置在龙光寺。南朝陈灭亡时，龙光寺道场焚毁，此像幸存。释住力是在隋开皇十七年（597）奉隋文帝之命重新修缮建立长乐寺道场，这时的长乐寺是兵火之后的残破之地，所以释住力恭请龙光寺幸存的“优填王像”和王谥所得的“定光像”，一并供奉。“优填王旃檀瑞像”是梁武帝获自扶南的这个记载，是目前诸多说法中唯一可以从多方面得到历史文献支持者。

据《梁书》卷54《诸夷·海南诸国·扶南国》载：“天监二年，（扶南王）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十八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②按官方正史的这个记载，此像是扶南国于天监十八年（519）所供的“天竺旃檀瑞像”，

藏经》第40册《律疏部全 经疏部一》，第397c页）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史传部二》，第695a、695b页。

② 《梁书》卷54《诸夷·海南诸国·扶南国》，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90页。

但是在僧史文献中,却认为此像是梁武帝于天监元年梦见檀像入国,然后招募80人前往天竺,于天监十年方还,取得此像。此记载见于《广弘明集》卷15:“荆州大明寺檀优填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监元年梦见檀像入国,乃诏募得八十人往天竺,至天监十年方还。及帝崩,元帝于江陵即位,遣迎至荆都,后静陵侧立寺,因以安之。”^①这两个记载无论在时间还是传入方式上都存在一些差异,但是该像是在梁天监年间由扶南传入南方地区,并被安置在“荆都”则无可置疑。尤其《梁书》中“十八年,(扶南)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之记载,是确凿无疑的证据。释道宣在《道宣律师感通录》中辩驳当时流传的龙光寺所供奉的旃檀瑞像是鸠摩罗什带来的错误说法后,又对梁武帝时期传到江南荆州大明寺的旃檀瑞像之安置、仿刻等流传过程作了阐述:

又问:荆州前大明寺旃檀像者,云是优填王所造,依传从彼漠来至梁。今京师又有,何者是本?答云:大明是其本像,梁高既崩,像来荆渚。至元帝承圣三年,周平梁后,收簿宝物,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法师,藏隐房内,多以财物赂遗使人,遂得停。隋开皇九年,文祖遣使人柳顾言往定寺僧,又求像令镇荆楚。顾是乡人,从之,令别克檀,将往恭旨。当时匠得一婆罗门僧名真达为造,即今兴善寺像是也,亦甚灵异。本像在荆,僧以漆布漫之,相好不及旧者。真本是作佛生成七日之身,令加布漆,乃与壮年相符,故殊绝异于元本。大明本是古佛住处,灵像不肯北迁故也。^②

由此可知,梁武帝天监年间传到江南的这尊天竺旃檀瑞像,先被安置在荆州大明寺,太清三年(549),梁武帝萧衍去世,此瑞像被从大明寺移到金陵,这应该就是“龙光瑞像”之来历。梁元帝承圣三年(554),西魏围攻江陵,梁元帝萧绎兵败被杀,被征服者扶植起来的后梁完全成了西魏、北周之傀儡,西魏军队掳掠梁京师奇珍异宝,僧珍法师用贿赂胜利者的办法将此像藏在房内,使之摆脱被北运过江的命运。隋开皇九年,在隋文帝的命令下,请一婆罗门僧人照荆州大明寺的旃檀瑞像仿刻一尊瑞像,被安置在长安兴善寺。然而,此尊仿刻瑞像与荆州大明寺的天竺瑞像已有很大差别。据此段文献所说,梁末僧人僧珍等为防备天竺旃檀瑞像被西魏、北周军队运往长安,就在旃檀瑞像身体上又“以漆布漫之”,使之“相好不及旧者。真本是作佛生成七日之身,令加布漆,乃与壮年相符,故殊绝异于元本”。因而,长安兴善寺仿刻的这尊瑞像已经大失天竺旃檀瑞像之原貌。即使是这样的仿刻佛像,也在后来的火灾中烧毁,据唐段成式《寺塔记》载:“靖恭坊大兴善寺,寺取大兴城两字、坊名一字为名。《新记》云:‘优填像,总章初为火所烧。’据梁时,西域优填在荆州,言隋自台城移来此寺,非也。今又有旃檀像,开目,其工颇拙,犹差谬矣。”^③此段记载不但证明释道宣在《道宣律师感通录》中关于此尊旃檀瑞像的记载是可靠的,而且进一步辨明了三个问题:(1)大兴善寺的“优填像”在唐代总章初年被火烧毁;(2)可能当时坊间传言被烧毁的这尊“优填像”是自金陵搬迁来的“天竺旃檀造像”,所以段成式纠正说“非也”,否定了这一传言,可见其是仿刻品无疑;(3)此仿刻像被烧毁后,大兴善寺又仿刻了一尊“旃檀像”,但是其刻工之拙劣,以致段成式给出“犹差谬矣”的评价。

而这尊被漫上漆布的真正的“优填王旃檀瑞像”,直到唐代初年才被一个叫妙义的僧人除去漆布,显露出真实面目来。释道宣曾亲眼见过这尊像,他描写云:“近有妙义法师,天人冥赞,

① 释道宣:《广弘明集》卷1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史传部四》,第202b页。

② 释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史传部四》,第438b页。

③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5《寺塔记》上,《唐古代笔记小说大观》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1页。

遂悟开发，剥除漆布，具容重显，大动信心。披觐灵仪，合檀所作，本无补接。光趺殊异，象牙雕刻，卒非人工所成。兴善像身一一乖本。”^①由此可见，此旃檀瑞像在梁元帝承圣三年被僧珍法师藏起来之后，到释道宣撰写《道宣律师通感录》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一直没有露出其真实面目。至少是在梁元帝承圣三年到唐高宗麟德元年（664）^②之间没有人见过这尊“优填王旃檀瑞像”的本来样式。按道宣亲眼所见，此像通体由一根完整的檀木雕刻而成，没有补接的地方，只有光趺是用象牙雕刻的。整像工艺完美，以至于道宣有“卒非人工所成”的判断。这是文献中对流传中国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最直接、详细的描写记录，此外，不论是鸠摩罗什带来的瑞像还是宋孝武帝获自扶南的瑞像，关于其形象都没有确切的记载。

三、以宋代为界的两种不同的优填王旃檀瑞像传承记载

从东晋到宋代的文献中，记载了来自不同途径的三尊“优填王旃檀瑞像”，但是只有武帝天监十八年由扶南国贡献的“天竺旃檀瑞像”有非常清晰的流传和供奉记载。

（一）梁武帝、隋文帝到宋太宗所敬奉的是扶南进贡的“天竺旃檀瑞像”

唐代及唐以前在大江南北流传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是梁武帝天监十八年由扶南国贡献的“天竺旃檀瑞像”，从《梁书》关于此像被贡入的记载，到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中对此像的流传情况，一直到段成式在《寺塔记》中对该像前后两尊仿刻像的记述，表明此像之传承有序，也说明当时中国佛教界所着力尊奉的“优填王旃檀瑞像”，就是这尊由扶南国进献、安置在荆州大明寺的“天竺旃檀瑞像”。西魏灭梁、隋灭陈都想将这尊旃檀瑞像移往江北，但都没有成功，后来在长安大兴善寺所供奉的仅仅是仿刻像或再次仿刻像。

到宋代，此尊天竺旃檀瑞像的原像终于被迁移到江北，《铁围山丛谈》卷5对此作了详细记述：

释氏有旃檀瑞像者，见于内典……至梁武帝时发兵越海求之，以天监之十有八年，扶南国遂以天竺旃檀瑞像来，因置之金陵瓦棺阁。传陈、隋、唐，至伪吴杨氏、南唐之李氏，迄本朝开宝，既降下江南，而瑞像在金陵不涉。及太宗皇帝以东都有诞育之地，乃新作启圣禅院。太平兴国（976—984）之末，始命迎取旃檀泊宝公二像自金陵，而内于启圣，置两侧殿。其中如正寝者，则熙陵之神御也。其后取熙陵神御归九禁。大观间，鲁公因奏请：“愿以侧殿之瑞像，复之于正寝。”诏曰：“可。”特命将作监李、内臣石寿主之……遂达正寝。于是上下鼓舞，骇叹所未曾见，往往至泣下……盖自神州陆沈，即不知旃檀瑞像今在否也。^③

《铁围山丛谈》是北宋权相蔡京之幼子蔡絛所撰，完成于宋廷南渡之后，对北宋朝廷制度、琐闻掌故记载尤为具体。按蔡氏的记述，从优填王造旃檀像开始，到梁武帝天监十八年，旃檀瑞像从海路来到金陵瓦棺阁，此后“瑞像在金陵不涉”，此段记载同唐人释道宣、段成式的记载完全一致。太平兴国末年，此旃檀瑞像才被宋太宗从金陵迁移到洛阳的“启圣禅院”。^④但是，据蔡

① 释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史传部四》，第438b页。

② 麟德元年是释道宣撰写《道宣律师感通录》的时间，既然道宣有“近有妙义法师”之说，可推断妙义法师除去瑞像漆布的时间当距此书撰写完成时间不远。

③ 蔡絛：《铁围山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2—84页。

④ 启圣禅院是宋太宗神御之殿之一，《宋史》对此殿有简单记载，分别参见《宋史》卷109《礼志十二·

縑所说,宋廷南渡后,此旃檀瑞像是否还在洛阳的启圣禅院,就不得而知了。

蔡縑关于旃檀瑞像流传的记载,是唐代释道宣之后、宋代之前关于“优填王旃檀瑞像”流传的最详细记载。蔡縑不但是亲历者,还完全有可能是此一移动计划的策划者之一。此次瑞像移动之时间,蔡縑只是模糊地记载是在“大观中”。大观共有4年,而蔡京在大观三年(1109)即被贬官,到杭州居住,可推断旃檀瑞像被移往启圣禅院正殿应该是1107—1109年之间发生的事情。由此,既然蔡縑明确指出启圣禅院的优填王旃檀像是梁武帝越海从扶南所获,那么这个记载要远比后代所出现的鸠摩罗什“优填王旃檀瑞像”的传承记载更可靠,也更值得重视。

(二)《敕建旃檀瑞像殿记》对鸠摩罗什带瑞像到中原的间接肯定

宋代以后,关于旃檀瑞像最详细的记载就是元代人程钜夫所作的《敕建旃檀瑞像殿记》,其关于瑞像流传的内容如下:

旃檀瑞像者,佛之真像也……优闍王自以久失瞻仰,欲见无从,乃刻旃檀为像……及佛自忉利天复至人间,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腾步空中,向佛稽首。佛为摩顶授记曰:“我灭度千年之后,汝从震旦广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龟兹六十八年,凉州十四年,长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复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今圣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储庆寺二十年。南还燕宫内殿居五十四年。大元丁丑岁三月,燕宫火,尚书石抹公迎还圣安寺居。今五十九年而当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乙亥,遣大臣李罗等,四众备法驾仗卫音伎奉迎万寿山仁智殿。丁丑建大圣万安寺二十六年己丑,自仁智殿奉迎于寺之后殿,世祖躬临,大作佛事。计自优闍王造像之岁至今诏述延祐三年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①

这是目前可以见到的关于“优填王旃檀瑞像”流传的最详细记载,也是对此瑞像传入途径发生变化的转折性记载。按照这个记载,此瑞像不再是梁武帝时期从海路而来由扶南国进贡的“天竺旃檀瑞像”,而是从天竺到西域龟兹,由龟兹到凉州,再从凉州长安到江南、淮南、江南、汴梁、燕京圣安寺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说真有这样一尊从龟兹传到凉州,再由凉州先后传到长安、江南、燕京等地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我们不能不问,为何在前代文献中仅仅有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4《释慧乘传》所记鸠摩罗什带来此像在洛州净土寺的简单记载?为何此后关于此像再也没有任何流传记录?为何宋代之前就随隋文帝、宋太宗所关心和看重的却是梁武帝天监十八年由扶南国进贡的“天竺旃檀瑞像”?

瑞像由天竺而龟兹,由龟兹而凉州,再由凉州而长安的传播路径,显然是在暗示此像之传入,与僧界自唐代以来就流传的鸠摩罗什带“旃檀瑞像”到中原的传说有关。在《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下三《释僧像篇》中鸠摩罗炎、鸠摩罗什父子东传佛像的记载,^②说明唐代佛教界确

神御殿》、卷489《外国传五·注辇国》,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24—2625、14098页。《铁围山丛谈》卷5既然言“太宗皇帝以东都有诞育之地,乃新作启圣禅院”,可见此殿建造年份当在太平兴国年间。

①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敕建旃檀瑞像殿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史传部二》,第730c—731a页。在北京版《大藏经》中,有藏文的《旃檀瑞像传入中国记》,是贤者安藏先从汉语翻为回鹘文,然后又有贤者弹压孙翻译为藏文,可见13世纪的这个旃檀瑞像流传记录在汉藏佛教中有很深远的影响。参见百济康义:《〈旃檀瑞像中国渡来记〉のウイグル訳とチベット訳》,森安孝夫:《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論叢》,京都:朋友书店,2004年,第70—74页。

② 释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下三《释僧像篇》,《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0册《律疏部全 经疏部一》,第397c页。

实有鸠摩罗什父子相继东传“优填王旃檀瑞像”的说法，那么，如果将鸠摩罗什在龟兹、凉州、长安的行迹，同程钜夫所记载的瑞像在龟兹、凉州、长安停留的时间段相对比，就会发现它们相当接近：

旃檀瑞像：在龟兹 68 年→凉州 14 年→长安 17 年

鸠摩罗什：在龟兹 43 年→凉州 15 年→长安 13 年

这个时间段对比，需要稍作分析，就会更为清晰明了。程钜夫认为“优填王旃檀瑞像”在龟兹停留了 68 年，而鸠摩罗什是在 43 岁时离开龟兹的，如果加上他出生前其父鸠摩罗炎在龟兹的时间，那么跟旃檀瑞像在龟兹停留 68 年的时间记载就比较接近。程钜夫记载瑞像在凉州停留 14 年，而鸠摩罗什是东晋太元十一年（386）抵达凉州，东晋隆安五年（401）离开凉州前往长安，在凉州滞留 15 年，如果考虑到历史文献记载中时间衔接方面的误差，这两个时间段几乎是一致的。程钜夫记载瑞像在长安停留 17 年，而从鸠摩罗什东晋隆安五年抵达长安，到后秦在东晋义熙 13 年（417）为东晋刘裕所灭，正好 16 年。

因而，程钜夫所记载的“优填王旃檀瑞像”从龟兹到凉州、长安，再到江南的时间段，正好同鸠摩罗炎、鸠摩罗什父子的行迹与在各地的停留时间相一致。程钜夫的记载虽然没有说明这尊供奉在圣安寺的“优填王旃檀瑞像”就是鸠摩罗什带来的，但是从其所记的瑞像流传途径与在中途的停留时间来看，已经认定这尊瑞像就是鸠摩罗炎从天竺带往西域龟兹，然后又由其子鸠摩罗什带往凉州、长安，并最终被东晋朝廷移至江南。元代以后，关于此像是鸠摩罗什带来的看法已成定论。然而，这个直到元代才后起的关于鸠摩罗什带来“优填王旃檀瑞像”的详细记载，并不能为前代文献中的混乱与模糊提供更为令人信服的佐证。

（三）对宋代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流传记载的分析

关于文献中鸠摩罗什带来“优填王旃檀瑞像”一事记载的混乱之处，前人也曾提出质疑，程钜夫之后的陶宗仪曾见过供奉在圣安寺的“优填王旃檀瑞像”，并在研读程钜夫《敕建旃檀瑞像殿记》碑文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关键性的质疑，陶宗仪将程钜夫的记载同释道宣在《道宣律师感通录》中所记梁武帝遣使求取瑞像的记载相对比，质疑当时圣安寺所供奉的瑞像是“优填之所刻欤？天竺之摹刻欤？”^①事实上，陶宗仪仅仅见到唐与元文献记载中的这种矛盾歧异，而这种文献记载中的混乱其实不但由来已久，而且是在歧异中被不断丰富化、详细化。唐代僧人道宣的记载表明，在唐代僧界就流传梁武帝南征获得扶南“优填王旃檀瑞像”和鸠摩罗什带来瑞像这样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所针对的不是由两个途径而来的两尊瑞像，而是一尊唯一的有皇家身份的传世瑞像。

程钜夫这份详述“优填王旃檀瑞像”在各地停留时间、并同鸠摩罗什来华驻留时间相契合的文本，并非空穴来风。关于瑞像在宋代之前的流传时段、地点的记录，其实在五代时期就已经产生。北宋太平兴国八年日本僧人裔然到扬州时，^②他的弟子盛算抄录了扬州开元寺僧人十明在后唐长兴三年（932）所辑录的一份关于“优填王旃檀瑞像”流传问题的文本。在这份长达 7000 多字的“辑录”性质的文本中，十明罗列了当时僧界所流传的关于“优填王旃檀瑞像”来华的各种不同说法。^③这份文本有三点非常引人瞩目：（1）大段抄录梁慧皎《高僧传》卷 2《鸠

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 17《旃檀佛》，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06—207 页。

② 关于裔然入宋之详细历程，可参见金申：《日僧裔然在台州模刻的旃檀佛像》，《佛教美术从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35—143 页。

③ 十明：《优填王所造旃檀释迦瑞像曆记》，高楠顺次郎：《大日本佛教全书》第 14 册，京都清凉私藏本，

摩罗什传》本文，并在其中加入本传所没有的鸠摩罗什父子如何东传佛像的记载，甚至有鸠摩罗炎同其妻及龟兹王白纯与吕光的生动对话，可信度非常令人生疑。尤其是其中加入的吕光“往伐龟兹，以收瑞像及罗什”的说法，是僧祐、慧皎的早期记述中所完全没有的内容。(2)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瑞像佛约在龟兹六十余年，在西凉吕光城十四年，在长安姚兴都十七年，在江南四朝一百七十三年，在广陵长兴壬辰岁三百三十四年”的说法，这就是程钜夫文本所记前半段流传历程的早期源头。(3)十明又详细记载了梁武帝遣决胜将军郝骞到扶南求取瑞像的经过，并且发出“汉土虽有二瑞像，骞等负来是非优填王所造真像乎”的疑问。面对歧异的文献记载和僧界传说，十明怀疑中国可能有两尊不同的“优填王旃檀瑞像”，但是，唐以前即使有两尊这样的旃檀瑞像，那么宋以前皇家供奉的那尊应该不会是不同的瑞像。

与裔然一同入宋的裔然弟子盛算在抄录十明所辑录的这份文本后，自己又写了一段话附在该文本之后。这段文字记录了裔然到扬州开元寺探访旃檀瑞像未果，并最终在北宋汴京参拜、摹刻“优填王旃檀瑞像”的详细经过：

（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到淮南扬州开元寺，安下地藏院，为是礼拜旃檀瑞像也，而有阁，其像不坐。爰就寺僧寻问之处，答曰：“瑞像始自晋代，至于大晋高祖代，数百岁安置于当寺，代代帝王供养……至大宋太祖皇帝乾德年中，破伪唐金陵，擒伪主李昱，入京师之日，迎旃檀像，安置东京梁苑城左街开宝寺永安院中供养。大宋第二主今上皇帝迎入内里滋福殿，每日礼拜供养。僧等到京之日，礼拜不难者。”……明年（雍熙元年）正月……入滋福殿，大师并一行人礼拜瑞像……心欲奉造之间，其像移以安置内里西化门外新造启圣禅院。院是今上官家舍一百万贯钱所造也。于是，招雇雕佛博士张荣，参彼院奉礼见移造。彼朝雍熙三年，载台州客郑仁德船，奉迎请像耳。^①

由盛算的这份记录，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首先，盛算关于瑞像的来历记叙，来自对扬州开元寺僧人的调查，僧人只是说此像“始自晋代”，并未明言是鸠摩罗什带来。其次，裔然仿刻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无论其前代流传是来自哪个寺院，但当时就是供奉在汴京的启圣禅院。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传世的历代帝王供奉的“优填王旃檀瑞像”就是从启圣禅院供奉之后才变得扑朔迷离、难寻踪迹。从《梁书》到唐人释道宣、段成式直到北宋高官蔡絛《铁围山丛谈》的详尽记述，都可以证明，启圣禅院所供奉的就是梁武帝获自扶南的“优填王旃檀瑞像”，那么今天能见到的日本京都清凉寺所藏裔然仿刻的，也正是这尊像。

上述考察，完全可以支持以下关于中国传世“优填王旃檀瑞像”的几个结论：（1）所谓宋孝武帝远征扶南所获瑞像说，在源头上就混乱不堪，没有事实依据。首先，释道宣认为龙光寺瑞像来自宋孝武帝远征扶南所获，而历史记载中却没有宋孝武帝远征扶南这个史实发生；其次，唐代释道宣时期，僧界就流传龙光瑞像来自鸠摩罗什说，但是道宣又用“宋孝武帝远征扶南所获”这样一个不存在的事实否定了这一说法。显然，这是一个前后充满矛盾的说法。（2）在宋代以前，鸠摩罗什带来“优填王旃檀瑞像”的事实非常混乱，释道宣记载此像在“洛州净土寺”，而当时的僧界却流传金陵“龙光寺”瑞像是鸠摩罗什带来的说法。更加令人奇怪的是，鸠摩罗什能带来举高丈六的旃檀瑞像，对中原佛教界应是一件可以引起足够重视的大事，当时的凉州吕氏政权不崇信佛教，对此无声无息可以理解，然而此后倾国力支持佛教发展的后秦姚氏

東京：共同印刷株式會社，1931年，第310—319頁。

① 盛算：《盛算記》，高楠順次郎：《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4冊《優填王所造旃檀瑞像曆記》，京都清涼私藏本，東京：共同印刷株式會社，1931年，第319頁。

政权对此像也没有什么表示，就很令人意外。从程钜夫的记载开始，鸠摩罗什由龟兹带来的瑞像不但有了清晰完整的流传脉络，并且同鸠摩罗什父子先后在龟兹、凉州、长安的时间段完全相呼应。应该说，这个记载够清楚的了，唐代僧人释道宣记载鸠摩罗什带来的瑞像安置在“洛州净土寺”，而程钜夫的记载中，此瑞像根本没有在“洛州”安置过。后唐僧人十明大段抄录《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原文，并加入鸠摩罗炎同龟兹王白纯关于瑞像问题的栩栩如生的对话，造假痕迹昭然。由上基本可以断言：所谓鸠摩罗什自龟兹带来“优填王旃檀瑞像”的说法，至迟从唐代开始就是一个流传在僧界的“传说”。源于五代时期的详细流传时段，最终在《敕建旃檀瑞像殿记》中被拼接成一份完整的流传时间、地点表。可以初步认为，《敕建旃檀瑞像殿记》是一份结合前代僧界“传说”而成的文献。（3）梁武帝天监十八年由扶南国进贡的“天竺旃檀瑞像”，是在中国传世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此像在北宋朝廷南渡之前流传脉络清晰，正史、僧史、笔记都有相同记载，得到梁武帝、隋文帝、宋太宗等历代帝王供奉。此像先被安置在梁荆州大明寺，后来曾先后在龙光寺、长乐寺供奉。隋唐时期在长安大兴善寺曾供奉过此像的仿刻像。宋太宗太平兴国末年，此像被从金陵移至洛阳宋太宗的“神御之殿”启圣禅院侧殿供奉。宋大观年间（1107—1110），旃檀瑞像由启圣禅院侧殿移往正殿，蔡京之子蔡絛是此事的亲历者，留下详细明确的记录。但是，随着金人南下、北宋朝廷灭亡，此像不知去向。（4）日本僧人裔然于太平兴国八年八月入宋，先后巡礼天台山、五台山等佛教圣迹，随后在汴京参拜“优填王旃檀瑞像”，并雇工摹刻，带入日本。至今藏在京都清凉寺内的优填王旃檀瑞像，就是梁武帝获自扶南的“优填王旃檀瑞像”的仿刻像。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历代帝王之所以供奉此像有其必然动因。“优填王旃檀瑞像”由国王所造，从一开始就有“腾空接佛”的“灵异”性质，因而，它是三种元素的组合：首先跟国王、皇帝联系在一起；其次是释迦牟尼佛“真容”；再次具有“灵异性”。由此，在汉文文献中，关于它的定位是：“旃檀佛，以灵异著闻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妇女，捐金庄严，以丐福利者，岁无虚日。故老相传云：其像四体无所倚着，人君有道，则至其国。”^①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从梁武帝开始，“优填王旃檀瑞像”就一直由帝王供奉，是“人君有道”的重要标志，被作为“王朝正统”意义的标志来传承。

附识：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辛勤劳动与中肯建议；感谢韩东育教授、武向平博士无私提供日文资料。

〔作者尚永琪，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春 130033〕

（责任编辑：晁天义 责任编辑：李红岩）

^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7《旃檀佛》，第206—207页。